



HAL
open science

USC Growing up with the USC “Growing up together’ at the USC” I discovered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or USC in 1982, while in the second year of my PhD program at INALCO, th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in Paris. I had already spent a few day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78, after two months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 Beijing Yüyan xueyuan , now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ut it was my first long stay in the territory. I arrived with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rom Lucien Bianco, then a senior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EHESS/CNRS), to present to John Dolfin, director of the USC.

Isabelle Thireau

► **To cite this version:**

Isabelle Thireau. USC Growing up with the USC “‘Growing up together’ at the USC” I discovered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 or USC in 1982, while in the second year of my PhD program at INALCO, th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in Paris. I had already spent a few day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summer of 1978, after two months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 Beijing Yüyan xueyuan , now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ut it was my first long stay in the territory. I arrived with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rom Lucien Bianco, then a senior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EHESS/CNRS), to present to John Dolfin, director of the USC.. Jean Hong. - , Humanities Press, pp.461, 2022, 978-988-74703-1-1. hal-03914478

HAL Id: hal-03914478

<https://hal.science/hal-03914478v1>

Submitted on 28 Dec 2022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我们一道成长

Isabelle Thireau

社会学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

1982 年，在法国语言文明大学（INALCO）攻读博士课程的第二年，我首次接触“大学服务中心”或称 USC。— 此前，1978 年夏天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在香港逗留过几天。那是我的首次中国行，对香港更是一无所知 — 当时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EHESS/CNRS）的资深学者 Lucien Bianco 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将我介绍给中心主任 John Dolfin。

不过，第一个向我推荐 USC 的人并非 Lucien Bianco，也不是我的论文导师，著名的历史学家 Marie-Claire Bergère，而是华林山。1974 年他像许多人那样游泳离开中国，从广东海边经澳门来到香港。抵达法国之前，曾在香港住了六年。那时候，一些年轻的大陆移民愿意和 USC 的年轻外国学者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华林山是其中之一。他记不清 70 年代中后期采访过他的所有人的名字了（经常提起的有 Jonathan Unger、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Deborah Davis 及 John

P. Burns, …等)。他在巴黎和我谈起这些人的研究课题，不同的学科个性，尤其是他们进行采访的方式。华林山对我详细描述了这些学者如何启动采访、拟定问题，以及对受访者是否透露自己的分析，透露多少。。。他向我讲述被问及自己的经历时的感受：那些本想摆脱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竟能通过科学加工，成为有助中国进步的原料！这激起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责任。他将访问他的学者视为自己的“师傅”，按他的说法是“他们携带着我成长”。他也是在 USC 认识 L. Bianco 而赴法留学的。我来到 USC 时，不过是一名刚毕业的年轻学生，但在这里开始进行采访时，能从一名曾经被访问者的具体感受和观察中得到启发。感谢 USC 并通过这位曾经的“线人”迂回的帮助，使我能从不同年龄和不同学科背景的前辈吸取学术养分。这一代根植于 USC 的前辈学者的博士论文及著作，对理解当代中国起到关键作用。

1982 年在香港度过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在沙田山上的一间寺庙租了两间房子作为住宿地，我们的“家”则在“亚皆老街”，用我发音不正的广东话读，叫做“Yagalogai”。那里是 USC 的所在地。我们说“去 Yagalogai”，或者“在 Yagalogai 见”，就足够明白了。Yagalogai 之所以是我们的“家”，首先因为中心设在一栋旧别墅里，John Dolfin 从别墅后排的房间拨给我们一间办公室。我们来去自如，晚上可以待到很晚。那是我们的“家”，还因为我们在此得到了每个人的关心和帮助，相比之下，替我们做午餐的厨师余先生的好客仅为其次。我们“家”的房子的四壁排满了中心的藏书。我不是很清楚各种书

籍，出版物和文学作品的排架顺序，只感到自己处身这宽敞的阁楼，满是等待发掘的宝藏，甚至觉得我将是它们唯一的发掘者。

1982 年也是我开始正式在广东省做“田野调查”的一年。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个奇妙的时刻：刚刚发现了 USC 这个藏宝之地，借助于它的丰富收藏和广泛人脉资源，使我能更生动地理解 49 年后的各个历史事件，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态样式……。与此相伴而来的是，当时中国开放了香港边界，外国学者获得了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机会。从此，我开始往返于香港和广东之间。在广东，每日忙于跟踪村里那些慷慨同意让我分享其日常生活片段的男男女女，结识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圈。经常会遭遇到匪夷所思的冲突事件和充满创意的狡猾尝试……要抓住生动多变的社会事实，仅仅依赖访谈手段已不够了。必须寻求及测试新的方法和手段(如观察、参与、代理人扎根等等)。另外，我遭遇到的社会巨变，是我当时的能力无法把握的。这些因机会太好而产生的问题，显然在有人商讨对话的情形中，获得改进的可能会增大。当时，我所依持的就是香港的 USC 社区所聚集的人才资源。我将田野工作所收集的信息、调查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如何对待及判断内地所见所闻等等，都带回香港，与当时在 USC 工作或做研究的人公开讨论。我从这些讨论中获益良多。这些人令 USC 成为一个开发又多元的社区。

1982 年在亚皆老街，我还记得熊景明兴致勃勃地到天台上教我跳中

国的民族舞，参与的还有陈佩华，她的动作比我优雅多了。记得我尽可能低调地宣布我和华林山的婚礼，陈佩华热心地作为证婚人主持了婚礼。几年前她采访过华林山，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

1980年代多次短暂到访香港之后，我有机会在1993年至1999年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长期停留——那么美好的停留——达六年之久。这样的机会让我每天都能在USC研究。此时，坐落在校园里的USC地方宽敞，中心的团队永远能够回应各种咨询与不同的要求。中心在关教授和熊景明的引导下，开展各种活动。当时的USC被认为是研究华语世界的重要基地。此时巴黎汉学界有个说法：“在USC两个星期的收获，胜过泡在这里半年所得”。这话其实不正确，因为许多中国出版物只能在USC看到。无论如何，知道这一点后，不论研究课题是什么，法国研究人员和学生被鼓励前往香港USC做研究。

在这一时期，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以及各种非正式的讨论，令我们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形形色色学科的代表——以及他们的著作。从而见识了处于不同流派和方法的研究人员的发言与辩论。

那时候，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范式以相当难以预料的方式被翻译成中文。大家在此讨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主要作品，讨论了它们的多种译本，它们在理解华语世界的现实情况方面的优缺点。

大陆社会科学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海外与内地大学的研究人员的合作迅速展开。USC 为促进对科学知识的分享，对当时的改革，和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认识提供了新场所。来到 USC 的学者成分独特，且不断变化。这个具有学术自由精神的场所，为每个意欲检验自己的学术假设的人提供条件。研究者在此对数据进行比较，通过对不熟悉的地区或群体的观察，了解其规律或过程来检验数据，大大丰富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辩论。通过这些日常的接触和互动，更加明确社会动力的复杂性、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多样性、过去和现在情况之间互动的多元性。

毫无疑问，如此的讨论与交流令人谦卑。这样的交流方式强调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发挥的重要作用，只要所提供的结论是基于真实经验、真实情况和真实路径，就能找到对社会现实更准确，但不那么武断的学术感觉。这些都说明从数据收集过程到发表科学报告，是一种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保障讨论和允许自由交流又是“集体”得以构成的基本前提元素。

USC 鼓励社会科学与各种表述社会现实的形式对话，这种开放、多远的科学模式具有明确的首创先导性：文学作家、纪录片导演、回忆录或自传的作者被邀请来到中心，宣讲他们自己的作品。一大批非学术界出身的社会行动者，出现在 USC 的学术讲坛上，给学者们——以研究社会为己任的人——讲述自己与同类人的活生生的有血有泪有

激情的生活行动。之后的讨论，涉猎面总会宽阔过纯学术讨论。这种讨论证明了，在如何理解社会状况和社会经验上，是存有多元视角的。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元，不论我们是否赞同，他们都会按自己的理解去行动，因而建构出层出不穷的社会事实。他们的发言与讨论中的申辩，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行动者对生活世界的体验，自然派生出与之相符合的情感、情绪、及激情，这些存在会影响他们下一步的行动选择。而他们的生活体验，又会与他们对什么是真实或虚假、公平或不公平、合法或不合法的种种理性评价密不可分。感谢有这样的机会，使我能面对面地聆听他们的呐喊和斥责，能对自己的工作行当进行反思、作出修正。

离开香港后，我多次回到 USC，尽管停留的时间短得多。每次我都对 USC 收藏的新出版物和专著的相关选择感到惊讶：在那些年里，大陆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要确定什么值得社会科学家关注，变得越来越困难。USC 所提供的具有专业判断力的筛选就弥足珍贵了。

每一次到 USC，我都很享受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人进行的集体讨论，这些讨论指示了关于语言及其与它所要描述的现实的关系关联的问题。即使是非常普通的词汇，如 "worker"、"farmer" 或 "village"，一经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就会呈现出理解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所有在某一时刻或另一时刻在 USC 呆过的人，无论年龄、学科和背景如何，几十年来，作为学者，这里一直是 "我们一道成长

的地方"（借用 Alfred Schutz 术语）。

（熊景明 译，华林山 校）

.....